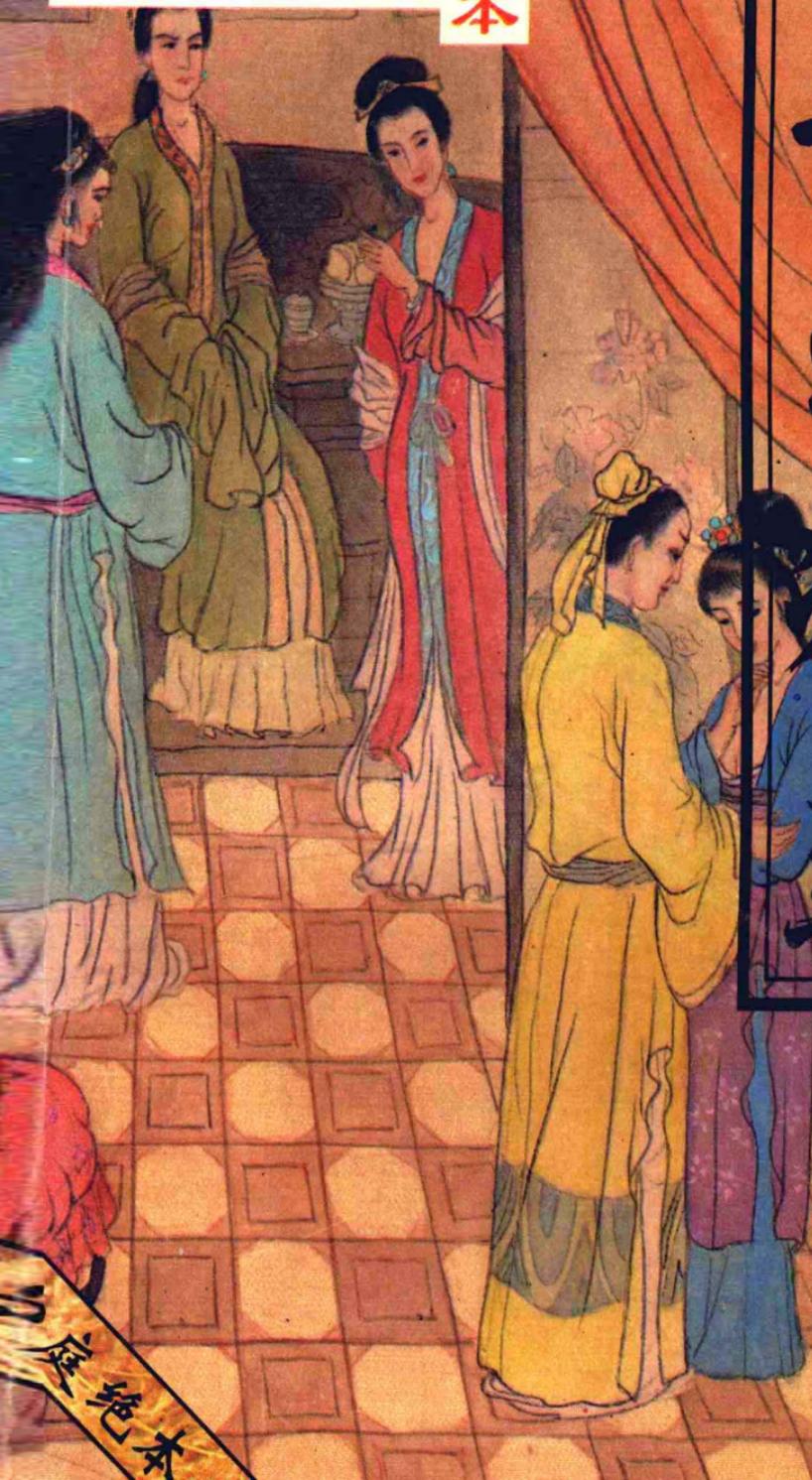


明清艳情小说

足本



平山冷燕

卷之三

平山冷燕

[清] 随缘下士 著
柳如文 点校

宁夏人民出版社

[宁] 新登字01号

平山冷燕

[清] 随缘下士 著
柳如文 点校

*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2插页 242,000字

1993年10月第一版 1993年10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227-01027-9 / I · 242

定价：9.60元

内 容 提 要

明代贵族后裔耿朗幼年时与梦卿定婚。梦卿容貌秀美，聪敏多才，在耿朗的五个妻子中，梦卿最是出类拔萃，德貌皆美，诗书理家兼长，况有脱俗超人的胆识与谋略。而耿朗其人，材质不过中等，且又迷恋酒色，好听谗言喜猜疑。耿朗宠妾香儿，枕席之间经常在耿朗耳边中伤梦卿。当耿朗酒色过度，感冒风寒卧床不起时，梦卿却割指煎药，挽救了耿朗的性命。

耿朗奉命出征，梦卿用顶心头发为耿朗制作了贴身软甲，以遮枪箭。后耿朗对梦卿冷漠，梦卿含冤饮恨，悒悒而死。

作品挖掘了致使女性悲惨遭遇的社会原因，描写了梦卿、爱娘、香儿、彩云次弟皆归耿家沦为妻妾的故事，揭露了社会现实。它和《金瓶梅》一样，对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是具有启迪作用的。

目 录

第一回	录勋旧璘照蒙恩	
	弹甲科祖圭获咎	(1)
第二回	叩彤廷信义全朋	
	览副奏抒诚爱妇	(6)
第三回	茅御史摘奸成案	
	林夫人相媚结婚	(10)
第四回	三夫人前厅论婚	
	二小姐密室谈情	(14)
第五回	说火灾木氏知因	
	误药性燕媛抱恙	(18)
第六回	耿存忠痛哭燕玉	
	任自立急呈香儿	(23)
第七回	思旧侣爱娘题壁	
	和新诗梦姐遗簪	(28)
第八回	全司礼奏赦梦卿	
	茅指挥媒说宣爱	(33)
第九回	话病源胡医荐友	
	弄幻术叶道摄魂	(38)
第十回	平彩云因思致梦	
	茅大刚为色伤生	(43)
第十一回	全节义甘为侧室	
	感情怀拟结同心	(47)
第十二回	老鳏夫妄思继娶	
	瞎婆子滥引联婚	(52)

第十三回	任香儿被底谗言 宣爱娘花间丽句	(57)
第十四回	激义侠一夫独住 适心意三女同归	(62)
第十五回	燕梦卿让居别院 林云屏承理家私	(67)
第十六回	聆游歌良朋劝友 宴夜饮淑女规夫	(72)
第十七回	三公子大闹勾阑 二秀才浪游灯市	(77)
第十八回	中和日助款良朋 寒食节怜伤孝女	(82)
第十九回	刑部郎执法如山 任氏女出言似蜜	(87)
第二十回	聪慧姿一姝独擅 风流事五美同欢	(92)
第二十一回	水成疾海氏能医 药未投爱娘解病	(97)
第二十二回	泗国公病中遗语 杨安人梦后劝言	(102)
第二十三回	宣爱娘赌诗博趣 燕梦卿书扇留疑	(107)
第二十四回	全司礼进言秉正 茅都堂立议怀私	(112)
第二十五回	金匱伤胎倾采艾 玉池炼汞蛊童观	(117)
第二十六回	彩云一日儿般妆 耿服三秋无限恨	(122)

第二十七回	贝锦箕芳双入室 青裳丹棘两同归	(127)
第二十八回	半老佳人学密约 双盲才子赴幽期	(132)
第二十九回	采萧抱愤泄谗言 宣喜抒情传笑语	(137)
第三十回	蛊婢淫鬟彰秽恶 良姊义妹话幽微	(142)
第三十一回	居别院香儿擅宠 理家私平氏希权	(146)
第三十二回	温柔乡里疏良朋 冷淡场中显淑女	(151)
第三十三回	奋功名胥子从戎 争节志文人讲武	(156)
第三十四回	婚孤儿良友为媒 写遗肖情人作伴	(161)
第三十五回	季子章转战三关 燕梦卿重惊旧兆	(166)
第三十六回	三尺剑借成功业 一封书寄断心情	(170)
第三十七回	情传密语畅兰闺 倩女幽魂惊虎帐	(176)
第三十八回	孟元帅力荐良臣 康诰命痛思淑女	(180)
第三十九回	宣爱娘爱钟幼子 燕梦卿梦慰慈亲	(185)
第四十回	老司礼祭设一坛 众仆人哭分三奠	(189)

第四十一回	遇蛊毒萧推采艾 觅邪术观唆童蒙	(194)
第四十二回	彩云借物取新欢 璘照观容添旧恨	(199)
第四十三回	抚幼子继居侧室 承先人再结同心	(204)
第四十四回	偷鞋才子识原鞋 觅扇佳人得旧扇	(209)
第四十五回	俏丫鬟挥剑驱邪 贤侍女弹琴解愤	(214)
第四十六回	访蓬户良友雄谈 侍翠帷淑姬丽语	(219)
第四十七回	逞前技谋移东所 思旧患出继伯家	(224)
第四十八回	旧朋感义结新亲 小妾叨恩成大妇	(229)
第四十九回	泗国府成遗爱府 九皋亭作冷心亭	(234)
第五十回	三女观容赋悼亡 众鬟斗物征留爱	(239)
第五十一回	才子情深真才子 佳人义重果佳人	(244)
第五十二回	凶医蛊婢败奸谋 贼道淫僧遭恶报	(249)
第五十三回	宝剑瑶琴归旧主 花簪诗扇获新评	(254)
第五十四回	水深火热病萧郎 梦想魂思逢倩女	(259)

第五十五回	不用流连思往事 且将风雅继当年.....	(264)
第五十六回	弟兄郎舅大登科 父子夫妻同贵显.....	(269)
第五十七回	守贞义重三姊妹 分产情联四弟兄.....	(274)
第五十八回	祭中元春魄伤生 悲重九云屏谢世.....	(279)
第五十九回	识火攻永镇海疆 解梦事双归林下.....	(284)
第六十回	春魄贻簪深诫子 伯宣试剑勇勤王.....	(289)
第六十一回	丹棘青裳思旧主 性澜情圃上新坟.....	(294)
第六十二回	后苑喜邀群士子 前庭情话老佳人.....	(298)
第六十三回	缇萦再见演梨园 金谷重悲弹瞽女.....	(303)
第六十四回	养正焚修隆一祠 伯宣梦警邯郸道.....	(309)

第一回

录勋旧璘照蒙恩

弹甲科祖主获咎

林浑叶密隐蟾光，独幸幽贞蕴国香。

暮鼓晨钟作荏苒，何为秉烛不倘佯。

林者何？林云屏也，其枝繁杂，其叶茂密，足以蔽兰之色，掩兰之香，故先于兰而为首。兰者何？燕梦卿也，取燕姞梦兰之意。古语云：“兰不为深林而不芳”，故次于林而为二。香者何？任香儿也，其色娇柔，足以夺兰之色；其香霏微，足以混兰之香。故下于兰而为三。合林兰香三人而为名者，见闺人之幽闲贞静，堪称国香者不少，乃每不得于夫子，空度一生，大约有所掩蔽，有所混夺耳。如云屏之于梦卿，所谓掩蔽也。如香儿之于梦卿，所谓混夺也。掩蔽不已，至于坎坷终身；混夺不已，至于悠悠毕世。此真事之无可如何者也。然人非草木，谁能无情，有时感自外至，有时忧从中来，使不设一排遣之法，倘一旦雪冷霜寒，则兰也不空与艾萧同腐也哉！逢场作戏之宣爱娘，随遇而安之平彩云，虽与兰有和不和之异，究其终，则皆兰之可以忘忧，可以为鉴者也。况无往不复，自然之理；啬彼丰此，权自我操。故睹九畹之良田，宿根尚在，国香不泯。谁曰死不如生，妄以得失从违而自汶汶乎！然则林之掩蔽，一如未掩蔽也。香之混夺，一如未混夺也。作如此想，日与宣家姊妹相亲，耘我良亩，任岁丰歉，无容心也，夫复何忧？夫复何惑？吁！天地逆旅，光阴过客，后之视今，今之视昔，不过一梨园，一弹词，一梦幻而已，林耶，兰耶，香耶，有其人耶？无其人也？何不幸忽而生，忽而死，等

于蜉蝣？又何幸而无贤无不肖皆留姓字于人间耶？

记得大明洪熙元年，嗣君仁厚，百度维新。一时靖难功臣，受大恩者，正自赫奕。而洪武开国诸人，虽有封爵，只嫡派承袭，其支庶子孙习安好逸，渐至衰微矣。当时有大司空邯郸侯孟征者，上一奏章，其略曰：

臣闻文章取士，原以重夫新材。门第求人，更可励诸旧彦。论修能于草野，不乏鸾凰。程志节于簪缨，尤多骐骥。我太祖皇帝勘定四海，一统千秋，其一时从龙附凤之俊，莫不载书竹帛，带砺河山。乃数十年来，嫡宗相继，嗣厥蒸尝。支庶纷繁，渐臻土芥。恐非所以重国典而敦世臣之谊也。臣请于元功诸臣、支庶子孙，或试以文学，或考以武艺，有一材一技，即行收录。裨祖宗之国祚恒培，勋戚之家声再振，而倖进之风亦少息焉。

仁宗准奏。于是查明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宁河王邓愈，黔宁王沐英，越国公胡大海，郢国公冯国用，颖国公傅友德，东海公茅成，武定侯郭英，安陆侯吴复，蕲春侯康茂才，河阳侯丁普郎等六十四户，俱有支庶子孙。内中一人，姓耿名朗字璘照，泗国公耿再成支孙也。慷慨广交，挥金如土，结识些善武能文之士，义养些清歌妙舞之人。但性不自定，好听人言，以此一生少得人力。母康氏，中年寡居，治家有法，五岁上即令读书，又与他聘下御史燕玉之女。这燕玉字祖圭，世居兰田，进士出身，娶妻郑氏，生一女一男，女名梦卿，自幼即受耿朗之聘，却与耿朗同年正月初七日生辰，比耿朗还长八个月。长男名子知，次男名子慧，俱是梦卿之弟。梦卿自与耿家结亲，已过得十个年头，都皆一十六岁。论梦卿之德，真乃幽闲贞静，柔顺安详，正是将如悦怿为邦媛，岂止娇柔咏雪诗。论梦卿之才，颖异不亚班昭，聪明恰如蔡琰，正是深明闺阁理，洞识古今情。论梦卿女工，真天孙云锦，皎氏婉纨，正是玉笋分开郁岸柳，金针刺

出上林花。论梦卿容貌，不数秀色堪餐，漫道发光可鉴，正是比玉香犹胜，如花语更真。康夫人原择于洪熙元年春二月完婚，却因耿朗录用，忙乱间已踰摽梅。直至四月，方才考交。耿朗高居优等，虚授兵部观政。俟二十岁时，再令任事。康夫人见子得官，不胜欢喜，一时贺客盈门。那郑夫人更喜梦卿尚未出嫁，已先作了六品命妇。就是两家奴婢，亦莫不说燕小姐有福。

却说耿家择于五月初五日作贺，又定下十五日完婚。于是遍请亲朋，不觉得已至五月。到初二日，就是康夫人胞兄蕲春侯康貔，姨夫信安侯火炎送礼来。初三日，又是耿朗表叔安陆侯吴酉，御史吴维送礼来。其他处送礼者不及细述。初四日方是燕玉家来送礼，康夫人一面命赏来使，一面令收礼物。乃是圆领销金补服一袭，美玉圆板大带一围，回文蝴蝶锦十端，连理鸳鸯珮两副，双南金十锭，如意珠十粒。随即发了回帖，请明日早来。当下午耿家一应执事人役，俱皆整齐。晚间忽一老人行至门首，看道：“这宅方位，恐主内助失人。”既又叹道：“不妨，但可惜正房改作厢房也！”门上的人赶去问他，步履如飞，驷马难追矣。过了一宿，至次日贺客皆到。燕玉以新亲坐在首席，其余蕲春侯，信安侯，安陆侯等，俱依次而坐。耿朗伯父泗国公耿忻，叔父太仆卿耿憬，通政使耿怀相陪。酒过三巡，梨园开场先唱《六国封相》吉剧，次后方详《金谷园》全本。是日前厅上金玉交辉，貂蝉满座。后堂中以郑夫人为首，其余蕲春夫人肤氏，信安夫人康氏，安陆夫人胥氏，俱依次而坐。下边康夫人及泗国棠夫人，太仆荆夫人，通政合夫人相陪。梨园先唱《宫花报喜》吉曲，后乃作《缇萦救父》故事。高堂上银烛千条，曲槛边纱笼百对。内外箫鼓喧天，欢声动地，粉白黛绿，双双侍女来回。便休清声，对对奚童出入。耿朗两处劝酒，欢喜忘倦。众亲眷直至日落，梨园下场，方才谢席散去。耿忻兄弟，亦各回家。康夫人单留棠、荆、合三夫人商议过礼迎亲坐帐拜堂诸事，自不必说。单

讲燕玉，至家中已起初鼓。忽有员外郎钱可用来有紧事相商。燕玉出迎，钱可用就接着说道：“年兄可知贵同寅茅球参奏，上年各省试官多通关节，不公不法，连小弟与兄的名姓都在上面。如今旨虽未下，大约有些不妥。”燕玉道：“目今圣天子在上，你我公不公法不法，自有公论，且请坐下商议。”二人进厅坐下。钱可用道：“老兄事不宜迟，须防攀扯。”燕玉道：“不妨，咱明日各上一分辩札子。”钱可用道：“札子只可兄自奏得，小弟司员，难于上渎。”燕玉道：“你自写下，咱明日一同奏闻。”钱可用拜谢回家。燕玉连夜写一通札子，次日五鼓，会同钱可用一并奏入。当日却未降旨，燕玉还坦然依旧。钱可用坐立不安，饮食俱废。过了四五日，内旨发下：

御史茅球所参江南正典试卜大公，副典试金成，衡文多谬，去取不当。虽无实贿，未免瞻徇。俱令革职。福建副典试周于利，浙江副典试钱可用，各受赃千两，令严行治罪。正典试燕玉，既与可用同事，而不知其为奸，则疏忽怠玩可知。且与可用会同渎奏，更属胡涂蒙混。令降五级别用。

内旨一下，燕玉望阙谢恩，在家候用。众亲皆来慰问，耿家亦不好遽讲婚礼。过了些时，方思再议亲事，内廷忽又发下一旨：

“三法司奏：周于利、钱可用指称正典试王得、燕玉皆系知情，今王得已死，家贫无子，免其追问，燕玉交该司严审定拟。”

燕家此时上下慌乱，大小啼泣，耿朗亲事，越不可办矣。康蕲春，火信安，吴安陆，吴御史，及耿泗国，太仆，通政诸人，各处疏通。这边郑夫人亦教兄弟郑文关说情面。真乃鱼水难分，致使英雄气短；鸾凤倒置，空教儿女情长。

散人曰：永乐元年九月，盛庸、耿炳文俱书赐死，则泗国封爵之有无，存而不论可也。以工部尚书邯郸侯开场，乃梦梦空空

之事也。其余因事命名，大约皆如相如作赋之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之类耳。

耿朗之父何官何名所以不传者，可以不传也。盖其子既已乌有，又何问其父哉！留一破绽，识者参之。燕玉字祖圭，乃墨之别名也。墨为文房至宝，故首为甲科中人物。

第二回

叩彤廷信义全朋 览副奏抒诚爱妇

薄命从来属丽娟，几回翘首问青天。

世间惟有忠和孝，同气相悲自爱怜。

却说燕玉虽与钱可用同事，实无丝毫牵扯。俗语说，天无绝人之路。又说，作好得好。燕玉一身自入囹圄，全仗同僚李时勉一力调护。又得耿怀诸人之助，是以法司推问，只不过出脱而已。延过季夏，早是新秋。天子忽患秋痢，法司因将此事暂且搁开。燕玉在监正好习静。外边康夫人自燕玉入监，常来与郑夫人解忧宽慰。这日又来，两人叙坐，康夫人问到监中信息，郑夫人道：“昨有传来亲笔字，教我母子照常度日。‘我一生奉公守法，朝廷自有恩施，不必疑惧。’又说，‘女儿亲事，我不得管矣，你自主张可也。’”康夫人道：“我姊妹既是至亲，不如趁此时尚还安静，且将就过门，岂不两便？”郑夫人道：“我自五月贺喜回家，心神不宁，毫无主见，夫人所说，甚为合宜。”康夫人大喜回家。这些话早被一个有心侍女春畹听去。这侍女春畹与梦卿同岁，自幼服事，生得性情容貌与梦卿不相上下。当晚重门早闭，深院无人。天街上传几点钟声，云汉边挂一轮月色。梦卿归寝。春畹令小侍女茗注玉杯，香烧金鸭，烛摇纱影，帘护冰纹。因说道：“小姐秋夜初长，作何消遣？”梦卿不语。春畹又道：“今日闻得一件紧事，正要告知小姐。”梦卿道：“敢是老爷有甚紧事？如何夫人不望我讲。”春畹道：“虽非老爷紧事，却是老爷心上事。今日耿夫人来，提起昨日狱中传来帖子，说将小姐亲事将就作成，耿夫人欢喜回家。此非一紧事乎？”梦卿又不言。

语，忽地腮边落下泪来。春畹见小姐落泪，便亦不言语。迟了一回，又说道：“明日七月十五，今夜好一天月色。”梦卿听毕，忽想起月初头郑母舅曾说科甲中有欲论救之人。今已半月矣，如何尚无动静？越思越闷，愈想愈愁。正是人逢喜事精神爽，闷至愁肠瞌睡多。春畹见小姐乏倦，便打发睡下，一宿不提。至次日乃七月十五，天子病体稍痊，诸臣纷纷奏事。御史李时勉写一通论救燕玉札子，登时奏入。天子即将时勉召入便殿问道：“汝与燕玉同官，当知燕玉为人，何得如此偏护？”时勉奏道：“臣与燕玉同官日久，知其公忠无二，故敢上奏。若云不知，钱可用为奸，胡涂蒙混，已荷圣恩降级调用矣。今只据可用攀扯虚词，一体究问，臣恐重刑之下，何求不得？且前此茅球本内，并未指出燕玉赃证，乞赐刑臣只严审可用，自然明白。”天子怒道：“他两人同事，难推不知！皆由刑臣勘问不力，耽延日月，以通情私。汝日在朝，岂无闻见？当候公议，何得狂陈？”叱令退出。时勉跪伏不起。又奏道：“臣言愚昧，万死不辞。燕玉果有不法，臣愿以身家相保。”天子大怒，叱令武士以金瓜撞击，时勉伏而不动，叩头不已，大声奏道：“臣死不足惜，只惜天子有杀谏臣之名耳！”武士动手将时勉肋骨打断，昏绝于地。天子含怒进宫。此事传遍京师，郑夫人大惊，法司亦不敢迟延，忙取口供奏入，不日旨下：“钱可用、周于利一样情实，俱着立斩，没家财妻女入官。其一切得贿之人，着本省解京治罪。燕玉有心蒙混，着边远充军。以无赃私，免其抄没。”内旨到得法司，立时将钱、周二人处斩，抄没家私。将燕玉罪案定成，以候起解。郑夫人、小姐、公子得知，哭个不休，诸亲来往填门。梦卿自想道：“父母空生儿女一场，毫无益处，生不如死。罔极之恩，纵使万死犹不可辞，况未必死乎！”因亦不令母亲知觉，自与春畹商议，写下一通乞代父罪表章。另又写一副奏用匣盛好，命得力家丁送至通政司。这日正遇耿怀坐衙，接了表文，问明来历，大

加惊异。打开副奏，只见上写道：

罪臣燕玉亲女梦卿奏为愿代父罪以祈天恩事：窃惟臣父玉，谬应擢用，职在谏垣。典试浙右，夙夜惟貢。不期奸人乱法，私来夜馈之金。司寇秉公，难遁明廷之鑑。仰赖皇上乾刚独断，恺泽宏敷，将臣父充军边远，实荷生成，益思祝禱。但臣念臣父桑榆晚年，缧绁余生，倘瘴疫之难承，必虺蛇之是饱。因思皇上，孝治海宇，恩沛昆虫，乞将身没于官奴，以代父远窜之罪。倘蒙回顾，鉴此微忱，使臣父获没于郊圻，必生生世世报皇上于不尽矣。

耿怀看罢，两手加额，拍案叫道：“女子如此，我辈无所用之矣！拼着与李绣衣一般，须索保救下来。只是难得他一片孝心，我家无福受此媳耳。”于是自己亦写一奏疏，一并具奏。不两日，俱皆批准。耿怀即刻令人报知康、郑二位夫人，并知会内廷首领司礼监全义。一时传遍长安，无人不知梦卿是个孝女。燕玉回家，夫妻父子相持落泪，说道：“我夫妻虽得完聚，只苦了女儿也！”梦卿破涕为笑道：“女儿以死代父，父既得生，女儿又不至于死。没入掖庭，比没入勾阑者何如？”燕玉夫妻益加伤感。

当时司礼监全义，深慕梦卿所为，便说梦卿忽患时症，暂停供役。又来燕玉家拜看，燕玉相陪。全义道：“令爱一介弱女，能作此惊天振地之事，俺出入禁闈数十年，从未见令爱这般一个物。俗语说，天无绝人之路。又说，作好得好。在令爱行乎所当行，自无分外之想；然据我看来，后日必有好处。”因又告之暂停供役一事，燕玉拜谢不已。一面治酒相待。全义又道：“令爱事体，祖圭放心，尽在我全义身上，定须另有机会。俺们内家，譬如和尚，不作些好事，莫不世世常作和尚不成？”说毕大笑。须臾起身告辞，燕玉苦留不住。才送出门，又是康夫人领着耿朗来看。外边燕玉向耿朗道：“本期与贤契永结世好，不想家